

白发之囿

□ 毕雪琳(山西大同, 国企职员)

我已然想不起来, 到底是啥时候长出的第一根白发, 只是记得二十出头的我, 一次在朋友家中做客, 当她撩起我的头发时, 惊讶地发现里面有好几根白发, 便一根一根地数着帮我拔掉了。

一路懵懂愚痴, 经历酸甜苦辣辛, 尤其是我38岁时父亲去世, 白发就在突然间迅猛地生长起来。刚步入40岁, 就每个月求着女儿为我拔白发, 弄得女儿一脸嫌弃的样子: “妈, 你这白头发也忒多了, 拔不干净的, 而且越长越长。”

起初, 虽然长了白发, 自己一点

也感觉不出任何痛痒, 倒是身边人见了, 总是大惊小怪地劝告: “呀, 岁数还不大, 把头发染一染吧。”

数年的染发经历, 投入的时间和精力, 心里的起起落落意难平, 都是早生华发者的共同经历。自然地, 与几位白发友人, 惺惺相惜, 引为了知己同道。为了遮掩头发变白的困境, 我们还一起喜欢上了戴各种时尚的帽子。

染发, 虽是掩饰衰老、粉饰年轻的无奈之举, 可也是将白发之人从生活的泥潭中拯救出来的良药。把所有变白的头发染黑之后, 整个人瞬间减

龄了, 走在路上, 自信勇敢地迎接路人的检阅。

我曾经抵触染发。一次路遇一个中年女人但见她满头白发。我心突然阵阵刺痛。于是开始自觉去染发。前几年, 更是逢正式场合, 必去理发店染一次白发。头发洗得勤时, 一个半月, 就得染一次。

如今, 年龄见长, 染发之余, 战胜白发, 还要有一颗不服老的强大心脏。从黑发审美, 到白发亦动人, 衬托活力睿智、乐观从容的气质, 白发之囿, 在阅历智慧面前, 也渐渐不再是囿事了。



不想要的纪念

□ 陈慈林(浙江杭州, 国企干部)

4月10日, 我长期订阅的上海某刊物刊登了我的一篇文章。欣喜之余, 我请刊社在原本邮寄一本刊物的基础上, 再给我增寄两本样刊。刊社办事人员同意后, 通过微信告知邮局方面。

4月22日等来邮局投递的3本杂志。拆封一看, 心头惊喜秒变惊诧, 邮局又闹乌龙了: 本该多寄4月10日这期刊物, 却错成了17日那一期。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, 10日那一期偏偏就漏寄了。赶紧告知刊社。刊社工作人员起初不信, 看了我发过去的图片, 也大感诧异, 准备与邮局“好好掰扯掰扯”。

这当然不是邮局第一次闹乌龙了。于我来说遭遇邮局最早的一次乌龙发生在20多年前。那时我在杭州市委党校读法律本科, 学期结束后, 学校把成绩单邮寄给各学员。邮局人员在敲寄发戳时, 不知什么原因, 竟把寄给我的信与前面同学的粘在一起投递了。那位同学一看多了一封信, 很负责地跑到就近邮局, 告知此事, 交回信件, 让其重寄。邮局不知出于什么考虑, 竟然把此信又退回学校, 等老师重新寄出, 我收到已是整整28天后了。

邮局员工不负责任, 竟使一封同城

平信“走”了28天。幸好只是考试成绩单, 万一是录取通知书, 岂非误了新生报到, 后果如何挽回? 面对投诉, 邮局还百般推诿责任, 气得我拨打了市长热线电话。然后是相关负责人上门道歉、承诺整改、赔偿相应损失……

几年后, 又因把我的稿费汇兑单视同邮储银行取款单, 因我用圆珠笔签名而拒绝汇兑。

百般解释无效, 一家媒体介入过问后, 又重演了一番“上门道歉、承诺整改、赠送纪念品……”。总感觉, 这样的“纪念”还是不要再来为好!

